

張少孫編

名家
指導

國學研究法

大華書局出版

張少孫編

名家指導
國學研究法

大華書局出版

本書有著作權及版權不准抄襲及翻印

書名	國學研究法
編輯者	張少孫
出版者	上海公平路三十四號 大華書局
印刷者	上海精益號
出版日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印刷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裝訂冊數	平裝一冊
實價	國幣四角
總發行所	上海公平路三十四號 大華書局
分發行所	世界書局及各大書局
本書編號	280

國學研究法自序

研究國學，最重要方法：方法明，然後入門，而升堂，而入室，自能事半功倍。惟近來研究國學者，恆以不得方法爲苦，而坊間又缺乏此種研究國學方法之書籍，甚憾事也。不佞數載以還，專從各種國學著述及新舊雜誌中，進行搜羅此種材料之工作，計選得近人重要之論文二十餘篇，裒爲一冊，定名爲國學研究法。俾學者手此一編，以爲治國學之門徑，則他日升堂入室，亦不無補益也。

民國二十五年元旦張少孫識於滬西大夏大學。

國學研究法目次

教育的根本要從自國自心發出來·····	章炳麟	一
中學國文書目·····	章炳麟	一二
治國學的方法·····	章炳麟講 曹聚仁記	一九
治國學的兩條大路·····	梁啓超	二八
治國學雜誌·····	梁啓超	三六
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	梁啓超	四〇
客觀的研究國學方法·····	胡樸安	五八
整理中國最古書籍之方法論·····	朱希祖	五九
論讀書之方法·····	陳鐘凡	六八
治學的方法與材料·····	胡適	七八
研究國故的方法·····	胡適	八八
國學季刊發刊宣言·····	胡適	九一
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	胡適	一〇三

研究國學之門徑·····	陳柱	一一四
中學國學用書敘目·····	汪辟疆	一二六
工具書的類別及其解題·····	汪辟疆	一三二
涉覽書的二十大類別及其提要·····	汪辟疆	一五六
國文學習法·····	周予同	一六六
怎樣研究國學·····	方志超	一八〇
怎樣研究國學及其基本書目·····	胡懷琛	一八三
治國學的門徑·····	范禕	一八七
我們怎樣讀中國書·····	范禕	一九八
國學研究之方法·····	陳魯成講 王璋記	二〇七
國立東南大學國學院整理國學計畫書·····	顧實	二一一

教育的根本要從自國自心發出來

章炳麟

本國沒有學說，自己沒有心得，那種國，那種人，教育的方法，只得跟別人走。本國一向有學說，自己本來有心得，教育的路線，自然不同。幾位朋友，你看中國是屬於那一項？中國現在的學者，又屬於那一項呢？有人說：中國本來沒有學說，那種話，以前已經駁過。還有說：中國本來有學說，只恨現在的學者沒有心得。這句話雖然不合事實，我倒願學者用爲藥石之言。

中國學說，歷代也有盛衰，大勢還是向前進步，不過有一點兒偏勝。只看周朝的時候，禮、樂、射、御、書、數，喚作六藝，懂得六藝的多，卻是歷史政事，民間能談理會的很少。哲理是更不消說得。後來老子、孔子出來，歷史政事，哲學三件，民間漸漸知道了。六藝倒荒疏。漢朝以後，懂六藝的人雖不少，總不如懂歷史政事的多。漢朝人的懂六藝，比六國人要精許多。哲理又全然不講。魏、晉、宋、齊、梁，這幾代，講哲理的，儘比得上六國。六藝裏邊的事，禮、樂、數，是一日明白一日。書只有形體不正一點，聲音訓詁，仍舊沒有失去。歷史政事，自然是容易知道的。總算沒有甚麼偏勝。隋唐時候，佛教的哲理，比前代要精審，卻不過幾個和尚。尋常士大夫家，儒道名法的哲理就沒有數。學禮學，唐初都不壞，從中唐以後就衰了。懂得歷史政事，算是唐人擅場。宋朝人分做幾派：一派是瑣碎考據的人，像沈括、陸佃、吳曾、陸游、洪适、洪邁都是。王應麟算略略完全些，也不能見得大體。在六藝裏面，不能成就得那一種；一派是好講經世的人，像蘇軾、王安石、陳亮、陳傅良、葉適、馬端臨都是。陳馬還算着實，其餘不過長許多浮夸的習氣。在歷史既沒有真見，在當時也沒有實用；一派是專求心性的人，就是理學家了。比那兩家總算成就。除了邵雍的鬼話，其餘比魏、晉、宋、齊、梁、陳的學者，也將就攀得上。歷史只有司馬光、范祖禹兩家。司馬光也還

懂得書學。此外像賈昌朝、丁度、毛居正幾個人，也是一路。像宋祁、劉敞、劉奉世、曾鞏，又是長於校勘，原是有津逮後學的功。但自己到底不能成就小學家。宋、元之間，幾位算學先生出來，倒算是獨開蹊徑。大概宋朝人還算沒有偏勝，只爲不懂得禮，所以大體比不上魏、晉幾朝。（中國有一件奇怪事，老子明說「禮者，忠信之薄」，卻是最精於禮；孔子事事都要請教他。魏、晉人最佩服老子，幾個放蕩的人，並且說——「禮豈是爲我輩設」，卻是一行一件事，都要考求典禮。晉朝末年，禮論有八百卷，到劉宋朝何承天刪併成三百卷；梁朝徐勉集五禮，共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可見那時候的禮，發達到十分。現在通典裏頭，有十卷的禮，大半是從那邊采取來，都是精審不磨；可惜比照原書，存二十分之一了。那時候人，非但在學問一邊講禮，在行事一邊，也都守禮。且看宋文帝已做帝王，在三年服裏頭生太子，還瞞着人不敢說，像後代的帝王，那裏避這種嫌疑？可見當時守禮的多，帝王也不敢公然踰越。更有怪的，遠公原是個老和尚，本來遊方以外，又精於喪服。弟子雷次宗，也是一面清談一面說禮，這不是奇怪得很麼？宋朝的理學先生，都說服膺儒術，規行矩步，到得說禮，不是胡塗，就是謬妄。也從不見有守禮的事。只有一個楊簡，通稱楊慈湖，在溫州做官，遇着欽差到溫州來，去和他行禮，主人升自阼階，賓升自西階，一件一件，都照着做，就算奇特非常，到底不會變通，也不算甚麼高。照這樣看來，理學先生，遠不如清談先生。明朝時候，一切學問，都昏天黑地。理學只襲宋儒的唾餘，王守仁出來，略略改變些兒。不過是溝中沒有蛟龍，鯢鱸來做雄長，連宋朝人的瑣碎考據，字學校勘，都沒有了。典章制度，也不會考古。歷史也是推開一捲。中間有幾位高的，音韻算陳第，文字訓詁算黃生，律呂算朱載堉，攻僞古文尚書算梅鷟，算學也有個徐光啓，但是從別處譯來，並不由自己思索出來，所以不算。到明末顧炎武，就漸漸成個氣候，近二百年來，勉強喚做清朝書學、數學、禮學，昏黑了長久，忽然大放光明。歷史學也比得上宋朝。像錢大昕、梁玉繩、邵晉涵、洪亮吉，都着實可以名家。講政事的頗少，就有也不成大體。或者因爲生非其時，不犯着講政事給他人用，或者看穿講政事的，總不過是浮

夸大話，所以不願去講。至於哲理，宋明的理學，已經攔起一邊了。卻想不出一種道理去代他。中間只有戴震，做幾卷孟子字義疏證，自己以為比宋儒高，其實戴家的話，只好用在政事一邊，別的道理，也並沒得看見。宋儒在孟子裏頭翻來翻去，戴家也在孟子裏頭翻來翻去。宋儒還采得幾句六朝話（大概皇侃論語疏裏頭的話，宋儒采他的意頗多），戴家只會墨守孟子。孟子一家的話，戴家所發明的，原比宋儒切實，不過哲理不能專據孟子（阮元的性命古訓，更不必評論了）。到底清朝的學說，也算十分發達了。只為沒有講得哲理，所以還算一方偏勝。若論進步，現在的書學、數學，比前代都進步。禮學雖比不上六朝，比唐、宋、明都進步。歷史學裏頭，鈎深致遠，參伍比較，也比前代進步。經學還是歷史學的一種，近代也比前代進步。本國的學說，近來既然進步，就和一向沒有學說的國，截然不同了。

但問進步到這樣就止麼，也還不止。六書固然明了，轉注、假借的真義，語言的緣起，文字的孳乳法，仍舊模糊，沒有尋出線索，可不要向前去探索麼！禮固然明了，在求是一邊，這項禮為甚麼緣故起來，在致用一邊，這項禮近來應該怎樣增損，可不要向前去考究麼！歷史固然明了，中國人的種類，從那一處發生，歷代的器具，是怎麼樣改變？各處的文化，是那一方盛，那一方衰，盛衰又為甚麼緣故？本國的政事，和別國比較，劣的在那一塊，優的在那一塊，又為甚麼有這樣政事？都沒有十分明白，可不要向前去追尋麼！算學本是參酌中外，似乎那邊盛了，這邊只要譯他就穀。但以前有徐光啓、采那邊的，就有梅文鼎，由本國尋出頭路來；有江永、采那邊的，就有錢大昕、焦循，由本國尋出頭路來。直到羅士琳、徐有壬、李善蘭，都有自己的精思妙語，不專去依傍他人。後來人可不要自勉麼！近來推陳出新的學者，也儘有幾個。若說現在的學者沒有心得，無不能概全國的人，只兄弟自己看自己，心得的也很多，到底中國不是古來沒有學問，也不是近來的學者沒有心得，不過用偏心去看，就看不出來。

怎麼叫做偏心？只佩服別國的學說，對着本國的學說，不論精粗美惡，一概不采，這是第一種偏心。在本國的學說裏頭，治了一項，其餘各項，都以爲無足重輕，並且還要試毀。就像講漢學的人，看見魏晉人講的玄理，就說是空言，或說是異學；講政事的人，看見專門求是，不求致用的學說，就說是廢物，或說是假古玩，彷彿前人說的，一個人做弓，一個人做箭，做弓的說：只要有我的弓，就好射，不必用箭；做箭的說：只要有我的箭，就好射，不必用弓。這是第二種偏心。（這句話，並不是替許多學者做調人，一項學術裏頭，這個說的是，那個說的，非自然要辯論駁正，不可模稜了，就算數；至於兩項學術，就不該互相非薄。）這兩項偏心去了，自然有頭緒尋出來。

但聽了別國人說，本國的學說壞，依着他說壞，固然是錯；就聽了別國人說，本國的學說好，依着他說好，仍舊是錯；爲甚麼緣故呢？別國人到底不明白我國的學問，就有幾分涉獵，都是皮毛。憑他說好說壞，都不能當做定論。現在的教育界，第一種錯，漸漸打消幾分；第二種錯，又是接踵而來。

比如日本人說陽明學派，是最高的學派，中國人聽了，也就去講陽明學，且不論陽明學是優是劣，但日本人於陽明學，並沒有甚麼發明，不過偶然應用，立了幾分功業，就說陽明學好。原來用學說去立功業，本來有應有不應，不是板定的。就像莊子說：「能不龜手一也；或以侯，或不免於汧澠。」（不龜手，說手遇了冷不裂；汧澠，統就是打縣。）本來只是湊機會兒，又應該把中國的歷史翻一翻。明末東南的人，大半是講陽明學派，如果陽明學一定可以立得功業，明朝就應該不亡。又看陽明未生以前，書生立功的也很不少。遠的且不必說，像北宋 種師道，是橫渠的弟子，用種師道計，北宋可以不亡。南宋 趙葵，是晦庵的再傳弟子，宋末保全淮蜀，都虧趙葵的力。明朝 劉基，（就是人人稱的劉伯溫）是參取永嘉金華學派的人，明太祖用劉基的策，就打破陳友諒。難道看了橫渠、晦庵和永嘉金華學派的書，就可以立得功業麼？原來運用之妙，存乎其人。莊子說得好：「豕零桔槔，是時爲帝。」（豕零，就是藥品裏頭的豬苓，意思說賤藥也有大用。）如果着實說去，學說是學說，功業是功業：

不能爲立了功業，就說這種學說好；也不能爲不立功業，就說這種學說壞（學說和致用的方術不同，致用的方術有效就是好，無效就是不好，學說就不然，理論和事實合才算好，理論和事實不合就不好，不必問他有用沒用。）現在看了日本人偶然的事，就說陽明學好，真是道聽塗說了。

又像一班人，先聽見宋儒謗佛，最後又聽見基督教人也謗佛，就說佛學不好；近來聽見日本人最信佛，又聽見歐洲人也頗有許多信佛，就說佛學好；也不論佛學是好是壞。但基督教人本來有門戶之見，並說不出自己學理論來；漢學人也並不看佛書，這種話本可以擱起一邊；宋儒是看過佛書了，固然有許多謗佛，也有許多人直用佛書的話，沒有諱飾。本來宋儒的學說，是從禪宗脫化，幾個直認不諱的，就是老實說直話，又有幾個裏面用了佛說，外面排斥佛說，不過是裝潢門面，難道有識的人，就被他瞞過麼？日本人的佛學，原是從中國傳去，有幾種書，中國已經沒有了！日本倒還有原版，固是可寶。但日本人自己的佛學，並不能比中國人深，那種華嚴教、天台教的話，不過把中國人舊疏敷衍成篇。他所特倡的日蓮宗、眞宗，全是宗教的見解，並沒有關係學說的話。儘他說的好，也不足貴。歐洲人研究梵文，考據佛傳，固然是好，但所見的佛書，只是小乘經論，大乘並沒有幾種。有意講佛學的人，照着他的法子，考求言語歷史，原是不錯。（本來中國玄奘、義淨這班人，原是注意在此，但宋朝以後就絕了。）若說歐洲人是文明人，他既學佛，我也依他學佛，這就是下劣的見解了。

胡亂跟人，非但無益，並且有害。這是甚麼緣故？意中先看他是個靶子，一定連他的壞處也取了來。日本出家人都有妻，明明是不持戒律，既信日本，就與佛學的本旨相反。歐洲人都說大乘經論，不是釋迦牟尼說的，（印度本來有這句話。）看不定的人，就說小乘好，大乘不好，那就棄善華取糟粕了。佛經本和周公、孔子的經典不同，周孔的經典，是歷史，不是談理的，所以眞經典就是，僞經典就不是。佛經是談理的，不是歷史，只要問理的高下，何必問經是誰人所說？佛經又和基督教的經典不同：基督教純是宗教，理的是非，並不以自己思量爲準，只

以上帝耶穌的所說爲準；佛經不過夾以幾分宗教，理的是非，要以自己思量爲準，不必以釋迦牟尼所說爲準。以前的人學佛，原是心裏悅服，並不爲着重印度國，推愛到佛經；現在人如果要講佛學，也只該憑自己的心學去，又何必借重日本、歐洲呢？

又像一班無聊新黨，本來看自國的人，是野蠻人；看白國的學問，是野蠻學問；近來聽見德國人頗愛講支那學，還說中國人民最自由的人民；中國政事，是最好的政事；回頭一想，文明人也看得起我們野蠻人，文明人也看得起我們野蠻學問，大概我們不是野蠻人，中國的學問，不是野蠻學問了！在學校裏邊，恐怕該添課國學漢文？有這一種轉念，原說他好，並不說他不好，但是愛教的人，本來胸中象一塊白絹，惟有聽受施教的話，施教的人，卻該自己有幾分注意，不該聽別人的話。何不想一想：本國學問，本國人自然該學，就像自己家裏的習慣，自己必定應該曉得，何必聽他人的毀譽？別國有幾個教士穴官，粗粗淺淺的人，到中國來，要知這一點兒中國學問，向下不過去問幾個學究，向上不過去問幾個斗方名士。本來那邊學問很淺，對外人說的，又格外淺，外人看中國自然沒有學問。古人說的，「以管窺天，以蠡測海。」（蠡本來應寫贏，俗寫作螺。意思說用贏殼去舀海水，不能曉得海的深淺。）一任他看成野蠻何妨。近來外人也漸漸明白了；德國人又專愛考究東方學問，也把經典史書略略翻去，但是翻書的人，能把訓詁文義真正明白麼？那個口迷的中國人，又能殼把訓詁文義真正明白麼？

你看日本人讀中國書，約略已有一千多年，究竟訓詁文義，不能明白；他們所稱爲大儒，這邊看他的話，還是許多可笑。（像山井鼎物觀校勘經典，卻也可取；因爲只案字比較，並不多發議論，其餘著作，不過看看當個玩具，並沒有可采處。近來許多目錄家，看得日本有幾部舊書，就看重日本的漢學家，是大錯了。皇侃論語疏、玉燭寶典、羣書治要幾部古書，不過借日本做個書簍子。）這個也難怪他們；因爲古書的訓詁文義，從中唐到明代，

一代模模一代到近來才得真正明白以前中國人自己尙不明白怎麼好責備別人後來日本人也看見近代學者的書，但是成見深了，又是發音極不正當，不曉得中國聲音，怎麼能曉得中國的訓詁？既然不是從師講授，仍舊不能冰釋理解，所以日本人看段注說文、王氏經傳釋詞和康熙字典，差不多。幾個老博士，翻騰幾句文章學說，不是支離，就是汙漫。日本人治中國學問，這樣長久，成效不過如此。何況歐洲人，只費短淺的光陰，怎麼能殼了解？有說日本人歡喜附會，德國人倒不然。總該比日本人精審一點，這句話，也有幾分合理。日本人對着歐洲的學說，還不敢任意武斷，對着中國的學說，只是亂說亂造，或者徐福東來，帶了許多燕齊怪迂之士，這個遺傳性，至今還在。歐洲人自然沒有這種荒謬，到底時候太淺，又是沒有師授，總是不解；既然不解，他就說是中國學問，比天還要高，中國人也不必引以為榮。古人說：「一經品題，聲價十倍。」原是看品題人是甚麼？若是沒有品題的資格，一個門外漢，對着我極口稱贊，又增甚麼聲價呢？聽了門外漢的品題，當作自己的名譽，行到教育一邊，也有許多毛病：往往這邊學究的陋話，斗方名士的謬語，傳到那邊，那邊附會了幾句，又傳到這邊，這邊就看作無價至寶；也有這邊高深的話，傳到那邊，那邊不能了解，任意胡猜，猜成了，又傳到這邊，這邊又看作無價至寶，就把向來精深確實的話，改做一種淺陋荒唐的話。這個結果，使學問一天墮落一天。幾位朋友，要問這種憑據，兄弟可以隨意舉幾件來。

(一)日本人讀漢字，分爲漢音、吳音、唐音各種。卻是發音不準，並不是中國的漢音、唐音、吳音本來如此，不過日本人口舌倔強，學成這一種奇怪的音。現在日本人說他所讀的，倒是中國古來的正音，中國人也頗信這句話。我就對那個人說，中國的古音，也分二十幾韻，那裏像日本發音這樣簡單？古音或者沒有憑據，日本人所說的古音，大概就是隋唐時候的音。你看廣韻現在，從廣韻追到唐朝的唐韻，隋朝的切韻，並沒有甚麼大變動。照廣韻的音切切出音來，可像日本人讀漢字的聲音麼？那個人說，怎麼知道廣韻的聲音不和日本聲音一樣？我

說，一項是聲紐，（就是通稱字母的。）兩項是四聲，從隋、唐到現在，並沒有甚麼大改，日本可有四聲麼？可有四十類細目麼？至於分韻，元、明以來的聲音，比廣韻減少，卻比日本還多。日本人讀漢字，可能像廣韻分二百零六韻麼？你看從江蘇沿海到廣東，小販做工的人，都會胡亂說幾句英語，從來聲音沒有讀準，假如幾百年後，英國人說：「我們英國的舊音失去了，倒是中國沿海的人，發得出英國的舊音。」你想這句話，好笑不好笑？

（二）日本人常說「日本人讀中國的古文就懂得，讀中國的現行的文，就不懂得，原來中國文體變了，日本人作的漢文，倒還是中國的古文。」這句話，也頗有人相信，我說日本的文章，用助詞非常的多，因為他說話裏頭助詞多，所以文章用助詞也多。中國文章最愛多用助詞的，就是宋、元、明三朝，所以日本人拿去強擬，真正隋唐以前的文章，用助詞並不多。日本可能懂得麼？至於古人辭氣，和近來不很相同，就中國人粗稱能文的，還不能盡解，更何論日本人自從王氏做經傳釋詞，近來馬建忠分爲八品，做了一部文通，原是用文法比擬，卻並沒有牽強，大體雖不全備，中國的詞分起來，總有十幾品，頗還與古人辭氣相合；在中國文法書裏邊，也算錚錚佼佼了！可笑有個日本人兒島獻吉，又做一部漢文典，援引古書，也沒有文通的完備，又拿日本信屈聲牙的排列法，去硬派中國文法，倒有許多人說兒島的書比馬氏好得多，因為馬氏不錄宋、元、兒島兼錄宋、元，不曉中國的文法，在唐朝早已完備了，宋、元文本來沒有特別的句調，錄了有甚麼用？宋、元也還可讀，照着兒島的排列法，語勢蹇澀，反變成文理不通，比馬氏的書，真是有霄壤之隔。近來中國反有人譯他的書，唉！真是迷了。日本幾個老漢學家，做來的文字，總有幾句不通，何況這位兒島學士，現在不用拿兩部書比較，只要請兒島做一篇一千字長的文章，看他語氣順不順，句調拗不拗，再請兒島點一篇漢書，看他點得斷點不斷，就可以試驗得出來了！

（三）有一個英國人，說中國的言語，有許多從外邊來，就像西瓜、蘆菔、安石榴、蒲桃，（俗寫作葡萄）是希臘語；師子是波斯語；從那邊傳入中國。這句話，近來信的雖不多，將來恐怕又要風行。要曉這種話，也有幾分近理。

卻是一是一非要自己檢點過，中國本來用單音語，鳥獸草木的名，卻有許多是複音語。但凡有兩字成一個名的，如果兩字可以分解得開，各自有義，必不是從外國來。如果兩字不能分解，或者是從外國來。蒲桃本不是中國土產，原是從西域取來，枝葉既不像蒲，果實也不像桃，喚做蒲桃，不合中國語的名義，自然是希臘語了。師子、安石榴，也是一樣。像西瓜就不然，瓜是蒴物的通名，西瓜說是在西方的最好。兩個都有義，或者由中國傳到希臘去，必不由希臘傳到中國來。蘆菰也是中國土產，說文已經列在小篆，兩個字雖則不能分解，鳥獸草木的名，本來複音語很多，也像從中國傳入希臘，不像從希臘傳入中國。至於彼此談話，偶然一樣，像父母的名，全地球沒有大異。中國稱兄做昆，轉音爲哥；鮮卑也稱兄爲阿干。中國稱帝王爲君，突厥也稱帝王爲可汗。中國人自稱爲我。拉丁人也自稱爲愛伽。中國吳語稱我輩爲阿旁，（洛陽伽藍記，自稱阿儂，語則阿旁。）梵語也稱我輩爲阿旁。中國稱彼爲他，梵語也稱彼爲多他。中國嘆詞有嗚呼，梵語也是阿嚕。這種原是最簡的語，隨口而出，天籟相符，或者古來本是同種，後來分散，也未可知。必定說甲國的語，從乙國來；乙國的話，從甲國去，就是全無憑據的話了。（像日本許多名詞，大半從中國去，蒙古的黃台吉，就是從中國的皇太子變來；滿洲的福晉，就是從中國的夫人變來；這種都可以決定，因爲這幾國都近中國，中國文化先開，那邊沒有名詞，不得不用中國的話，所以可下斷語。若兩國隔絕得很遠的，或者相去雖近，文化差不多同時開的，就不能下這種斷語。）有人說中國象形文字，從埃及傳來；也有說中國的干支二十二字，就是希臘二十二個字母；這種話全然不對。象形字就是畫畫，任憑怎麼樣草味初開的人，兩個人同對着一種物件，畫出來總是一樣。何必我傳你，你傳我？干支二十二字，甲、己、庚、癸，是同紐；辛、戌，是同紐；戊、卯、未，古音也是同紐；譬如干支就是字母，應該各字各紐，現在既有許多同紐的音，怎麼可以當得字母？這種話應該推開。

（四）法國人有句話說：中國人種原是從巴比倫來。又說中國地方，本來都是苗人，後來被漢人驅逐了，以前

我也頗信這句話，近來細細考證，曉得實在不然。封禪七十二君，或者不純是中國地方的土著人，巴比倫人或者也有幾個。因為穆天子傳裏面談的，頗有幾分相近。但說中國人個個是從巴比倫來，到底不然。只看神農姜姓，姜就是羌，到周朝還有姜戎，晉朝青海有個酋長，名叫姜聰，看來姜是羌人的姓，神農大概是青海人，黃帝或者稍遠一點，所以山海經說在身毒（身毒就是印度），又往大夏去采竹，大夏就是唐代的觀貨邏國，也在印度西北，或者黃帝是印人，到底中國人種的來源，遠不過印度新疆，近就是西藏青海，未必到巴比倫地方。至於現在的苗人，並不是古來的三苗，現在的黎人，並不是古來的黎。三苗、九黎也不是一類的，三苗在南，所以說左洞庭，右彭蠡，九黎在北，所以尚書詩經都還說有個黎侯，黎侯就在山西。蚩尤是九黎的君（漢朝馬融說的），所以黃帝從西邊來，蚩尤從東邊走，趕到涿鹿，就是現在直隸宣化府地界，才決一大戰。如果九黎、三苗就是現在的黎人、苗人，應該在南方決戰，爲甚麼到北方極邊去，難道苗子與獐子雜處？三苗是緡雲氏的子孫（漢朝鄭康成說的），也與苗子全不相干，近來的苗人、黎人，漢朝稱爲西南夷，苗字本來寫髣字，黎字本來寫俚字，所以從漢朝到唐初，只有髣的名，從無苗、黎的名。後來人強去附會尚書，就成苗、黎，別國人本來不曉得中國的歷史，聽中國人隨便講講，就當認真中國人自己講錯了，由別國去一翻，倒反信爲確據，你說不要笑死了麼？

（五）法國又有個人說，易經的卦名，就是字書。每爻所說的話看都是由卦名的字，分出多少字來。這句話，頗像一百年前焦循所講的話。有幾個朋友也信他。我說他舉出來的字，許多小篆裏頭沒有，豈可說文王周易的時候，已經有這幾個字？況且所舉的字，音也並不甚合，在別國人想到這條路上，也算他巧思，但是在中國人只好把這種話做個談柄，豈可當他實在？如果說他說的巧合，所以可信，我說明朝人也有句話，比法國人更巧，他說四書本來是一部書，論語後邊說「不知命」，「接下中庸」開口就說「天命之謂性」，中庸後邊說「予懷明德」，「接下大學」開口就說「在明明德」，大學後邊說「不以利爲義，以義爲利也」，「接下孟子」開口就說：

「王何必曰利，亦曰仁義而已矣。」這倒是天然湊合，一點沒有牽強。但是信得這句話麼？明末人說了，就說他好笑，法國人說了，就說他有理，不是自相矛盾的麼？

上面所舉，不過幾項，其餘也舉不盡。可見別國人的支那學，我們不能取來做準，就便是中國人不大深知中國的事，拿別國的事蹟來比附，創一種新奇的說，也不能取來做準，強去取來做準，就在事實上生出多少支離，學理上生出多少謬妄，並且捏造事蹟（捏造事蹟，中國向來沒有的，因為歷史昌明，不容他隨意亂說；只有日本人最愛變亂歷史，並且拿小說的假話，當做實事。比如日本小說裏頭，說源義經到蒙古去，近來人竟說源義經化做成吉思汗，公然形之筆墨了。中國下等人，相信三國志、演義裏頭許多怪怪奇奇的事，當做真實，在略讀書的人，不過付之一笑。日本竟把小說的鬼話，踵事增華，常做真正事實，好笑極了；因為日本史學，本來不昌，就是他國正史，也大半從小說傳聞的話翻來，所以前人假造一種小說，後人無見當做真歷史，這種笑柄，千萬不要風行到中國才好！）舞弄條例，都可以隨意行去，用這個做學說，自己變成一種庸妄子；用這個施教育，使後生個個變成庸妄子，就使沒有這種弊端，聽外國人說一句支那學好，施教育的跟着他的話施，受教育的跟着他的話受，也是不該！上邊已經說了，門外漢極力贊揚，並沒有增甚麼聲價，況且別國有這種風尚的時候，說支那學好，風尚退了，也可以說支那學不好；難道中國的教育家，也跟着他旅進旅退麼？現在北京開經科大學，許歐洲人來遊學，使中國的學說，外國人也知道一點兒，固然是好，但因此就覺得增許多聲價，卻是錯了見解了。

大凡講學問施教育的，不可像賣古玩一樣：一時許多客人來看，就貴到非常的貴；一時沒有客人來看，就賤到半文不值。自國的人，該講自國的學問，施自國的教育，像水、火、柴、米一個樣兒，貴也是要用，賤也就要用，只問要用，不問外人貴賤的品評。後來水越治越清，火越治越明，柴越治越燥，米越治越熟，這樣就是教育的成效了。至於別國所有中國所無的學說，在教育一邊，本來應該取來補助，斷不可學「格致古微」的口吻，說別國的